



變臉

至今回想起來，我判斷我真的遊歷過北戴河的唯一細節，是變臉。

中國的傳統藝術中，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川劇中的變臉，那說變就變的臉，真的令人感覺好恐怖。我在看變臉表演時，看着周遭那些瘋狂鼓掌的觀眾，心裡就想：不知道在現實生活中你們看到人家對你這樣變臉，會不會也如此開心呢？

我是在北戴河火車站廣場上碰到那個女子的。當時她從天而降般出現在我面前，怯生生地問我要不要坐車。

其實先前在出站口我就碰到一大幫手持紙牌的男女，紙牌上寫着「海濱酒店」、「包車一日遊」之類的字樣，他們對我們這些出站旅客揮舞着紙牌，口中發出「酒店」、「坐車」的呼籲，我以如入無人之境的奮勇衝過了他們的圍追堵截，因之前我已在網上得到驢友的指點：千萬不要信車站兜客者的招徠去住他們的酒店，以防落入種種陷阱。所以我早已在網上訂好了酒店。

但眼前這女子並非拉我們去住酒店，她是拉我們去坐車。她三十上下年紀，動作和聲音都很有節制，尤其令我動心的是她的臉色，那含羞帶怯的企盼，那不卑不亢的執著。使我想起我自己早年上訪的經歷。我不由自主停下了腳步聽她說話。

「大姐你們是去找車吧，那坐我的車好嗎？坐公交車？公交站還遠着呢，的士站也一樣遠，從我這車馬上就走。」

「多少錢？」
「如果你們住我們的店，不用錢。免費。」

「可我已經訂好了酒店。對不起……」
「那也不要緊，你不住店的話，給我十塊車錢就行，你坐的士也是十塊錢。我反正也拉不到住店客了，拉上你們強過空車回去是不？」

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她句句話都合情合理，而且，最主要的是她的臉色，誠懇動人的臉色，憨厚樸實的勞動人民臉色，我一見

這種臉色就暈。我上了車。

要是她一路上都宣講她們的客店，或是有旁敲側擊想拉我們上門的企圖，我也一定會在去海邊的某一路口下車。我這人最怕煩。但這位女子並不，她始終保持着她那副不動聲色的溫柔，逢山說山，逢水說水，還站在我們的立場頻頻發出告誡，比如告誡我們旅遊區內的海鮮店千萬不要進去，吃海鮮寧可多走二十分鐘，那裡有本地人吃海鮮的店子。如此這般，當她將車開到她們客店所在的街口，禮貌客氣地問了聲：「進去喝杯茶好不好？」時，怎麼好意思拒絕呢？

以後的一切好像都順理成章，和藹可親的接待，賓至如歸的氣氛，面面俱到的服務介紹，結果是，我繳了款，我變成這家客店的住客。

變臉表演發生在一小時後，當我們漸漸發現這家客店的種種不妥，決定離開時，堪比川劇變臉的一幕在眼前上演了，那名羞怯更兼憨厚的女子一下子變成粗暴更兼陰冷的悍婦：「退房？可以。你把鑰匙退給我就是。」

「可是……才一小時，房錢可以退給我們一半吧？」

「不行。」
「你剛才不是說，不滿意可以隨時退房嗎？你這房子太吵了，設施也差，最主要的是，根本不是你先前說的海濱房，走十五分鐘才到海邊，我們去海邊看過了，真正的海濱房價錢比你這裡還便宜，而且……」

變臉女砰地一下站了起來，動作如楊排風般凌利，她一把拉住我手臂：「走！咱們去走一趟，十五分鐘之內走不到海邊，我就把錢退給你。阿牛你來！你陪這兩位女士走一趟！」

早已有一名彪形大漢奔了過來，一言不發，往我們身邊一站，天吶！莫非此刻我置身於一部警匪片，分分鐘可能變成渾身槍眼的倒霉鬼嗎？我二話不說，揹起包拔腿就跑，逃命呀！

克里特島一瞥

□蔡炎培

塞浦魯斯

柏林圍牆倒下了

塞浦魯斯

兀然分隔兩個城市

緩衝區的唱詩班來了

上帝？

我在這裡

摔碟

他們跳着五步舞

紀念我們接吻兩三次

邂逅生：愉悅

而對你，需要一點勇氣

修道院的晚鐘

響了

摔掉我們手中的碟子罷

亡魂通向死中之死的捷徑



□黃維樑

文學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 tk1902617@hotmail.com

逢星期日出版

詩酒月明自得園

月是故鄉明。月是北京明：秋中而氣爽，日日都是白天艷陽光臨，夜晚明月相照；中秋節晚上，更讓人人共仰圓融豐盈的嬋娟。九月二十八日的《北京青年報》大字標題說，首都有「七百八十八場演出二百餘項活動，市民樂享中秋文化大餐」；我們在北京另有一場文化盛會：在北大清華頤和圓明園繞的一座園林小樓中，詩人酒友畫家學者在這金秋雲集成金沙成金龍，高朋遊藝於「沙龍」。主人劉巖先生是著名的書畫鑑定家，把詩人伉儷與我們一家，從北大博雅酒店接來小樓，正遊目觀賞四壁的繪畫，正品嘗滿桌的佳果茗茶，畫家也翩然來了。

文藝的美聲此起彼落，茶未到三巡或者說三杯，主人宣布說，畫家要為詩人造像了。詩人余光中曾為屈原、李白、杜甫、蘇軾、濟慈、梵高以至甘地、卡特、福特等中外古今人物造像，用倉頡所製的符號；畫家李延聲曾為冰心、巴金、季羨林、關山月、貝聿銘、洛林·馬澤爾（法裔美籍指揮家）、雅克·希拉克（法國前總統）等當代中外名人造像，用伏羲所創的線條。余光中造像時主要憑想像，李延聲造像時則對着就在眼前的名人本尊。李延聲畫過數十位大陸及海外華人，香港的金庸也上畫了，卻還沒有繪畫過寶島的。劉巖認為寶珠不能遺，珠更要起了頭就成串，於是建議正在北京的余光中成為頭號人物。余氏這位北京大學當今的「駐校詩人」（名實都來自西方的 poet-in-residence），乃兼職當了模特兒。主人把余、李兩位請去隔鄰的畫室，從事寫真藝術，讓六十九歲的國畫家用翰墨詮釋八十四歲的鄉愁詩人。《鄉愁》中那位「新娘」范我存女士，以及其他多位女士先生，則留在沙龍。

余太太是台灣散文家張曉風眼中「護井的人」，守護余光中這位文思詩情如井冒如泉湧的作家。她也是蕙質蘭心的藝術館解說員和編織巧手，胸前所繫的自製「中國結」，在沙龍成為傳觀欣賞的對象。劉太太鄧永平女士和在場的幾位女士，對雅麗的「中國結」無不發出嘖嘖之聲，它成為桌上柚子、蜜桃、月餅等眾月所拱的明星。我睹物思詩，想起余光中《中國結》中的詩句「你問我會打中國結嗎？／我的回答是搖頭」。為什麼「回答是搖頭」呢？搞笑地說，因為「中國結」都讓自己的妻子打了。余太太說她多年來一共打了百多個。對名牌珠寶十分內行的鄧永平，表示要找機會賞識這個新名牌的其他產品。

沙龍中大家談藝品茶，大概過了兩盞茶的時間，主人說鄰室的藝術工程完成了。眾人進堂入室，約一米高的余光中半身像呈現眼前。但見詩人展卷而讀，神情莊穆。毛筆的線條如走龍蛇，蜿蜒流暢，清癯鐮鏟之容，彷彿是我們心目中的靈均與子美。眾人拜賞之際，余翁已拿起毛筆，在畫側題起字來。原來這是慣例：畫中人也揮毫留言。在《智者：李延聲中外名人寫真畫集》中，冰心題寫的是「有了愛就有了一切」，巴金則為「把心交給讀者」。余氏氣定神閒，徐徐直書「不信畫中人是，轉疑我是畫中身」兩句，然後寫上「李侯妙筆奪風神」，並以此作為首句。「神」、「身」押韻，這位現代詩人，筆下向來常有古典語句，這是一例。稱李延聲為李侯，寓有尊敬

之意；此詞也令人想起杜甫之敬稱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他這「三聯句」，可當作題畫詩來觀看。冰心重愛，巴金交心，余光中之句涉及形與神。有心人可對這頭號人物的畫像及題畫詩予以解讀。

主人地盡其利、人盡其才，宣布畫室的另一活動「兩岸四地文化交流」座談會開始了，詩翁、紅心子、劉先生、楊先生和我作五方談。一九九二年余氏應中國社科院之邀在北京演講，此後從台灣越過「一灣淺淺的海峽」到大陸，在大江南北進行各種文學文化活動，愈來愈頻密，他在台灣也常常接待「陸客」（江弱水有書名為《陸客台灣》，書名中「陸客」諧音 look，意為觀看台灣；甚妙）。我一邊聽着余先生講話，一邊聯想到他的作品。二十年來他撰寫大陸行散文多篇，寫景敘事之際，對大陸的種種，或淡淡說理，或濃濃抒情。二〇〇一年他的《金陵子弟江湖客》說：「能在自己的生日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用自己的母語對同樣是金陵的子弟，訴說自己對這母語的孺慕與經營；能回到中國對這麼多中國的少年訴說，倉頡所造許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緊義山所織錦雪芹所刺繡的中文，有怎樣的危機又怎樣的新機，切不可敗在我們的手裡——能這樣，該是多大的快慰。」

輪到我發言時，我據主題略加講述，特別提到在兩岸四地的高校教學的經驗，戲稱自己為吉卜賽教授。紅心子足迹遍穗、港、台，他述及經歷及感想時，我補充說，香港有些人別具意識形態。大家交流經驗與看法，還交流作品。紅心子出示其《夢見中山先生回故鄉》一詩，余翁讀了，點頭說自己也有詩寫南京中山陵。《夢見》去年八月載於《詩刊》，敘述角度別致，所寫今昔之異使中山先生「淚水盈眶」。詩中平實的一句「他在中山大道徘徊」，使我這個讀者感動不已：今年年初我在中山市圖書館演講，途經中山大道，覺得氣派不凡，此刻讀詩，耳畔不禁響起「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綸音。座談之音未了，主人的洪音已來：下一個節目是晚宴。

眾人從沙龍魚貫而入，入的是鹿鳴廳。廳的中央壁上，是一巨幅國畫，大小群鹿相聚，如人之怡然自得。余、李及其夫人等等，依次就座。主人心中一定念着《詩經·鹿鳴》的「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他心到手到，捧出葡萄酒美饗客；茶餚豐盛，不在話下。「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席上沒有鼓瑟吹笙，卻有詩聲琅琅。陳婕說從微博得知，日前的一個迎月晚會中，余先生的名作《鄉愁四韻》是首唱之詩。大桌旁獨據小桌的若衡，聽到媽媽的話，卻誦起更有名的《鄉愁》來。我趁此說余先生曾說《鄉愁》之於他，像一張大名片，把他整個臉都覆蓋了。余氏寫詩逾千首，寫散文數百篇，還有詩、小說、戲劇翻譯多種行世，文學事業既高且廣。鹿鳴廳外，此時月亮已出東山，陳婕脫口而誦詩翁詠李白的「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主人有孟嘗的古風，頻頻舉杯勸客，余、李兩位及眾人互相祝酒，慨嘆青蓮居士月下獨酌的無奈。我

想起蘇軾「燈花零落酒花濃，妙語一時飛動」之句，此時如吟詩作畫，應有佳構。李延聲畫作豐美，個別人物寫真之外，其巨製長卷《魂繫山河》，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創作，真乃氣壯山河，是畫中的史詩。這廳中央的群鹿圖也是李氏作品，寫實而傳神，風格則溫馴秀麗。「呦呦鹿鳴」，朱熹《詩集傳》說：「呦呦，聲之和也。」群鹿圖一片清和，畫家李延聲彷彿以畫筆伸延了呦呦和諧之聲。李先生說他喜歡鹿，在北京郊外的一個莊園，就養了好幾頭鹿。

一說到郊外，這時真想到樓外去，舉頭望中秋的明月，但廳中談興正濃，想到樓外皎月獨照，頓生憐惜月姐之心。「中國結」的話題從沙龍延續到鹿廳，近年沉醉於沉香之香、幾乎逢人說沉香的劉巖夫婦，現在添了一個文雅的計劃：他們認為余太太巧手編織的百多個結，應該結集出書，以呈現美好的中國色相。眾人無不附和。余先生不好意思為中國結之熱再升溫，不好意思也談自己的詩，乃顧左右而言文，說到文學深淺、讀者眾寡的道理，提出「深入何妨淺出，曲高未必和寡」之說。我是余氏的資深讀者，認為這兩句話可用於他本人身上；今晚稱述之語已多，於是把感想藏在心裡。大家品酒論文，余氏侃侃引了一位友人的偈句「酒逢千杯知己少，話不半句投機多」，以調侃某一種世相。鹿鳴廳中，情景迴異，是酒過三杯已投契，話有知己不嫌多；眾人相得，人人自得。

劉巖是中國詩酒文化協會的藝術總顧問，策劃、舉行了一夕的詩酒歡聚。晚了，天下無永遠的筵席。互道珍重過後，這群來自四川、江蘇、台灣、香港、澳門各地的人，踏出門外，欲行又止，斯時泉林朦朧寂寂，眾人一起舉頭望嬋娟，在小樓所在的自得園中。但使玉液琥珀色，明月來相照，誠然不知何處是他鄉。

▼明月作伴，詩畫相交，中為余光中夫婦，旁為李延聲夫婦

